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的东西太多了。眼睛,耳朵,每天被绑架一般,看眼花缭乱的刷屏,听车水马龙的喧嚷。因为一颗贪心,又心甘情愿被绑架。要各种各样的“馅饼”,要高低起伏的数字,要所有通关的密码,要丰盛更丰盛的一切……

你说是迫不得已,自愿也好,被动也罢,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一片静静的树林”了,或者,找到那样“一片静静的树林”。不一定要像贺拉斯那般,想着贤人君子们能做些什么。只是体味一下久违的,简单,独处,寂寞,这些词究竟是什么味道。

或许会发现,因为贪恋丰盛,很多不起眼的东西,天经地义的事,早已被我们无视甚至忘记。比如亲情,比如白开水,比如呼吸,比如时光的流逝。

《挑水记》里,那些挑水的经历,那些井边发生的故事,貌似平淡无奇。也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眼望去,无波无澜。但如果你肯安静下来,字里行间细细咀嚼一番,又分明探得时光内部的深趣。心头一点温热突至,不禁令人暗喜,仿佛握有了翻新生活的秘密配方。

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写作者,他们深谙此法。

眼睛模糊了,就去“一片静静的树林”;耳朵麻木了,就去“一片静静的树林”。独处,像一点明矾,可以沉淀过滤纷繁复杂;安静,像一道光,让眼前清晰,耳朵复聪,便能看见身旁隐藏的吉光片羽,听见自己心跳的节奏和频率。

《地下作物》里,作者感慨,“大师因何难再得?因为他们都是地下作物,开始或许有俗心,渐渐地沉静了,心里自有世界,不被外界的浮华打扰和诱惑,质朴、静笃,终于成其‘大’。”

生命是立体的。我们不断变换着各种姿态,应对生命里的变幻。哪里前行哪里暂停?以吸引自己注意力的程度,来判断事物的重要性?还是多一些克制,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全取决于自己,也只取决于自己。

白瑞雪,作为一名记者,不在采访,就在去采访的路上,忙碌可想而知。但她有自己的“一片静静的树林”,午夜时分,键盘上的噼里啪啦声,正是她行走在“一片静静的树林”里。

她看到,“在高度复杂而非一目了然、系统而非孤立的现代社会安全环境中,‘人’的因素已经上升为重中之重。直面于此,技术才能更清醒而有效地沿着扬善抑恶的轨道发展进步。”

“安定下来才有思考的力量,”在铺天盖地的声音里,但愿我们都能听到张炜的这句提醒,安定下来,“才会找到生命的立足点,才能够发力。我们不停地到那些场合去,就像一个人被提离了地面,身心都会失衡。”

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持续升温,这预示着,乍暖还寒已过,春天真的来了。

这是万物醒来的时分,能不令人兴奋?随便种点什么都能发芽吧,比如梦想,比如,一片静静的树林。

编辑**手记**

读史**札记**
·也说李白与杜甫

一片静静的树林

一个叫贺拉斯的外国人说到独处,“我一个人静静地走在一片树林里,想着那些贤人君子们能做些什么。”

这句话令人一下就平静下来,它平易好懂,写出了人的一种状态。独自走在树林里,四处十分安静,他想到了那些已经逝去的人物,想着他们“能做些什么”。这无非就是一句中国的老话,叫“见贤思齐”。那些人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就做不到?今天一切都变了,今非昔比了,我还能做些什么?究竟还有多少可能性?这种设问和向往里,蕴藏了太多的东西。

还有一个宗教家,他说过的一段话也值得写下来,他说:“我每一次到人多的地方去,回来以后,都觉得自己大不如从前了。”

这句话同样平易好懂,也同样耐人寻味。我们不妨从个人的经验中好好回忆一下,看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在我们的经历中,凡是那些太热闹的场合,往往也是各色人等努力表演的一些地方,我们参与的整个过程可能也不乏愉快,但回来之后还是若有所失,大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安定下来,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自己的安静和独处,自己的思考。原来只有安静才能“见贤”,也才能“思齐”,而人多的地方是没有思想的,那里不光远离了想象中的“贤人君子”,反而更多地与时尚之物搅在了一起。那些热衷于到人多的地方厮混的人,常常是不安分的人,不务实求真的人。那些人当中也会有个把有心力定力的人,他们或许是偶尔才去一下的,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即人多的地方出现有定力、有独特见解的人的几率总是比较小的。

安定下来才有思考的力量,才会找到生命的立足点,才能够发力。我们不停地到那些场合去,就像一个人被提离了地面,身心都会失衡。

有人讲,一个人要善于学习,要倾听,要阅人无数,这样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才会深刻。如果一个人总是满足于在“树林”里溜达,也就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比如我们一直称道的李白和杜甫,这些唐代大诗人就不曾安分过,他们到处游走,饮宴交友,热闹得很——似乎如此,但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诗章还会发现,他们为了生存或一些嗜好的缘故,虽然不可避免地要浪费一些宝贵的时间,但是比较起来,他们使用时间的方式还是比我们当代人智慧得多。

李白和杜甫两个人或结伴或独行,游历名山大川,一生走了多少地方。李白在山东遇到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就与他们约会徂徕山,结成了“竹溪六逸”。李白特别迷于道家,去大山深处访道论玄,话题又是何等深邃。当年长生不老的修炼,对瀛洲的向往与探访,都是了不起的最现代最先锋的事业,是关乎生命源头和归宿的形而上的问题,不但不俗,而且一定会引领诗人走向更加阔大的思索。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李杜关于长生的探访,也就没有他们那些深邃迷茫的诗章。特别是李白,他的诗意缥缈迷离新异奇绝,与他的修道生活一定是大有关系。

至于他们与大量文朋诗友的唱和,那虽然留下了不少文字,有的还算应酬之作,但从诗中所见,也大多只是三五好友甚至是一对一的饮谈。这并非是大呼大隆的场面,算不得“人多的地方”。我们今天对李杜那些文字的揣度之间,时常会有一种跟随游走的感觉,甚至可以在午夜的安静中听到他们脚踏树叶的沙沙声。那真的是一个人走在“一片静静的树林里”。

人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与大自然连接一起,全部潜能就会悄悄集合、堆积和聚拢。不难发现,一些有大能的人,不管从事什么,他们面临一生最重要的行动关口、需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时,往往要退守到一个寂寞的个人空间里,去好好安静自己。

或许有人认为,时代不同了,今天就是应该经常到一些热闹的地方,听取各种各样的声音,参与各种各样的讨论。其实正好相反:网络时代足不出户就可以置身于这样的环境。这种嘈杂难道还不令人畏惧吗?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停地接受和过滤各种信息的人,顶多是个消息机灵人士,是个信息收集员。而具有原创力、发现力和思想力的人,只会是那些冷静自处的人。

看一个人和一群人,道理其实全都相同。如差不多的人口密度,有的地区整条街道放眼望去总是拥拥挤挤,那么这里的人文素质一般来说会是比较低的;而相反那些比较安静和清寂的地方,人文素质就会高一些。这是重要的差别和表征,可以说是相当发人深省的。那些拥挤之地不要说很难保持一片安静的树林,就是有,谁又会去里面享受?会有一个人走在“一片静静的树林里”?即便去了,大概也只会去拣柴火,打鸟,给野兔子下套。

“贤人君子”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镌刻在了人类的历史上。我们跟那些永恒的思想失之交臂,于是才变得平庸、无足轻重。但愿李白和杜甫等盛唐诗人能够更久地活在我们心中。

流年**碎笔**

挑水记

□ 黄文庆

我在大约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去井上挑水了。因为我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老是忙得回不了家,逢到母亲生病的日子,挑水的事就落到了我和哥哥身上。哥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他小时腿受过伤,我就不能过多地累着哥哥。

当时,我人又瘦又小,两只木桶就显得又高又大。我去挑水,只能挑回两半桶。从井上到家的一里多路上,少说也要歇三四次。脚下也不怎么稳当,蹿来蹿去的,惹得村上的叔叔婶婶看见了,就说起那个人人皆知的谜语逗我——“三个娃娃一般高,清早起来洗一澡”。说罢笑罢,看我蹿来蹿去地走远了,他们只好摇摇头怅然一笑。

我们那里是平川,没有泉,只有井。井口有一米见方大小,是很厚很大的料石围成的,井沿上早已被不知多少朝多少代的井绳磨得溜光,且有着很深的凹槽。井边长着一棵很粗大的柳树,扑出很大的一片阴凉。柳树喜潮湿,老了依然生机勃勃,垂下密密的柳丝,上面鸣叫着伺机落下来饮水的白脸雀、斑鸠什么的;井边还有一间小神龛,里面供着一尊五官已经模糊的神像,也不知是水神还是井神,村里人都说不出,只知道是一尊好神。井边的柳树下,往往会站着几个来挑水的人,水拔上来了,放在那里,却不愿先挑着回家,要站着说几句闲话的。我们那里桑很少,麻也很少,张家女人李家汉子就说些下猪娃、下狗娃、赶场、补锅、偷人嫁汉的杂事,井边就成了村里人交流的一个场所。

在我刚试着去挑水的时候,把空桶下到井里,桶老是浮在水面上,舀不上水。这时,就有同样来挑水的教我摆桶舀水。他说:“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右一下,松手!”在他说松手的时候,桶就倒了,就舀到水了。水舀得太满,不容易拔上来,只好再左摇右摇将满桶水摇出半桶再拔上来。有时,去挑水了,却怎么也摆不倒水桶,急得汗都出来了,可等很久,还是遇不到来挑水的,就很有些惆怅。二次挑水时,只好带上坠井石。坠井石是一块环形的石头,套在桶梁上,由于桶梁上重了,桶就能自己翻倒舀水。就这样大概过了半年,我才学会了摆桶,才不再和那些笨人一样带坠井石去挑水了。

从井里朝上拔水桶是很累也很危险的活儿,村里隔三年五载年就有人不小心掉到井里的。

到了旱季,井水的水面深到一丈,甚或两丈,井绳要用长的,挎在腕上就是一大盘。每拔一桶水上来就得喘几口气,头也昏了,腰也痛了。

在许多个清晨,不等别人来挑水,自己先去挑第一挑。水拔上来,井水蓝蓝的,里面映着星星月亮,就有些激动,就先蹲下来,歪着脖子喝两口,再歪着脖子喝两口,真是沁人心脾的一种享受。

挑水最困难的是下雨的日子。雨刚下一天两天,婆就把大桶小桶、大盆小盆都摆在屋檐下,看成线的檐水落进桶里、盆里,再一桶一盆里倒入水瓮。等到天不下雨了,瓮里的水用完了,就得到井上去挑。去井上的那一段路哪里是路啊,简直就是一截酱缸,泥巴烂得能陷没人的脚和小腿。

记得我们西边的邻居家每逢这种日子,两口子都要吵架的。男的说:“你比我大两岁,我叫你姐的,你得体谅兄弟啊!”女的就回敬:“姐老了,还不体谅老姐?”三说两说就吵开了。最后往往是当姐的去挑水,惹得邻居都骂那男的是不要脸皮的小人。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冬天,母亲都要到井边去洗衣服的。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可是井里冒着白白的热气,拔上来的水没有那么刺骨。母亲有时在井边洗一家大大小小的衣服,有时淘几天用的红白萝卜、葱蒜香菜……尽管井水有些热,可母亲的手几乎在每个冬天都会红肿、皲裂,流血再流血。那时,还没有谁家有塑胶手套,母亲就把膏药块捏成细条塞进手上的血口里堵着血,继续洗啊洗的,直到春天到了好久,母亲手上的伤才会痊愈。

那时,我们村少说也有近四百口人,全指望那一口井供水。那口井从来没有枯过,水旺旺的,清清冽冽。

一口井也许和一个村子里的人命运攸关,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井水里的微量元素天长地久地影响着村里大大小小人的身体和智力,当然也就影响着一村人祖祖辈辈的存在和发展。

这样想来,那口井还真是一口好井,因为我们村在古时出过一些人物的,解放前村上也出过几家大地主,在洋县一代名气很大,后来,村上考走了不少大学生,去国外生活的也有几个。

井,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字眼;去井上挑水,是一件神性的事情。

人是不肯轻易离开井的,除非你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非得“背井离乡”不可。

想起井,想起挑水,我就会沉入一大片幻想中,我甚至在想:就让我是一口井吧,就让我的文字是一口井吧,蓄着永远清凉、甘冽的井水,不浑不枯!

非常**文青**

地下作物

□ 董改正

有什么作物可以严守立场,不贪图快,不占先机,不接受温暖的诱惑,而是贞静地慢慢地生长,享受成长的快乐,以及生长的磨难?好像只有地下作物。

红薯、萝卜、马铃薯,以我的寡陋,没见过违反时令的。你让红薯早点熟,它不乐意,挖出来,发育不良,白白的没有血色,吃起来全是纤维。它们长在地下,费时既久,价格又廉,所以人们懒得侍弄,就让它随自己的愿了。既然看不到,咱不急,慢慢来。一个“慢慢来”,成就了它自己的快乐,也成就了生命的瓷实,绝不带多少水分。

地下作物大多是圆的,圆的东西不灵巧、不俏丽,显得憨厚质朴。前不久冯小刚质疑演员扮农民装憨厚,他苛求“真质朴”,当然难。不管是什么菜,都喜欢弄个绿戴个红的,这是天性,因为在地上大伙都要展示美好的一面。只有地下作物,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才能真正做自己。等到见天日时,该啥样就啥样了,甭管。

拔萝卜,小白兔都会。马铃薯用锄掏,得见功夫,锄破了遗憾。红薯也叫山芋,据说先前无名,成熟后先民刨出,惊见其大、其多,忍不住“吁”地一声,相当于现在的“哇塞”,于是就有了“芋”的名字,可以想见那种惊喜。马铃薯原产南美,我想外国先民挖到,也是“吁”了一声的,所以又叫“洋芋”,有点“洋人之吁”的意思。

现在是秀时代,遵守时令的菜大多卖不上价,所以要抢先或者是滞后。正所谓“一枝独秀”。多了,大伙都一样,就泯然众人矣。就像现在出去玩,不刷博贴图,那哪能叫玩呢?有老两口,十年呆了十个念想已久的城市,两人租房住下,买菜做饭、逛街游玩、学技交友,和该市的其他老人毫无二致。他们对这十个城市的理解,又岂是浮光掠影者能够想象的?就像土豆的活法,埋在那里,静静成长。

时下许多怀念先哲的书,都会打上诸如“大师远去”之类的话。大师因何难再得?因为他们都是地下作物,开始或许有俗心,渐渐地沉静了,心里自有世界,不被外界的浮华打扰和诱惑,质朴、静笃,终于成其“大”。

在这个稍显浮躁的时代,我们该学学地下作物,沉下心,沉住气,静静地埋在温暖的土地里。当许多秀过的花叶都凋落的时候,地下作物会被惊喜地发现,他们会说:“吁!”

小说**世情**

贾镇长

□ 张凤辉

贾镇长和贾镇长并肩坐在动车的同一排座位上,谈得很热烈、很友好。他们一位来自塞外边陲,一位来自东南沿海。半小时前,他们遵循着概率上的必然坐在一起,待弄清对方姓氏身份后,一起感叹人生的巧合与偶然。

“老弟贵庚呀?”五大三粗的塞外贾认定小巧玲珑的东南贾比自己年轻得多。

“内(你)系(是)雪(说)我的岁速(数)?”东南贾娃娃脸上有些疑惑,塞外贾点了点柳斗似的头。

“系(四)系(十)岁啦,速(属)老府(虎)的。”

“我也是四十岁,属老虎的!”

“呀——”东南贾惊讶得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呀呀呀——”随即伸出双手,于是,一大一小、一粗一细、一糙一腻的两双镇级首脑的手,跨越三千多公里的版图,紧紧握在了一起。

镇长与镇长会晤,有些话题是必谈的,比如镇域面积、产业结构、村庄、人口……塞外贾总是抢着问话,他想把东南贾的思路引入自己的轨道,从而避开一个难堪的话题。看着绞尽脑汁设置的护栏被东南贾一个个轻松跨越,塞外贾黔驴技穷了。就在塞外贾无可奈何地一小段沉默后,“狼”终于来了。

“内(你)们近(镇)去年税修(收)几个亿呀?”东南贾剥开一个橘子,掰一小半递给塞外贾。

塞外贾慌乱地把橘子塞到嘴里,嚼了三两下就咕咚咽下,支支吾吾道,“亿?啥亿呀,惭愧,惭愧,才八十多万……”

“呀,借(这)么小(少)嗳!开玩笑吧!内(你)们没有企业嗳?”东南贾睁圆白多黑少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塞外贾。一米八三的塞外贾感到一节一节地矮了下去。

“我们近(镇)系(是)八个多亿啦——”东南贾一下子提高了嗓门,拉长了声音,并踌躇满志地为之四顾。周围乘客早就隐隐关注着二人谈话,这一刻向东南贾投来了一些赞叹的目光。

东南贾眉飞色舞起来。他打开“爱拍得”,滴哩嘟噜向塞外贾炫着所属企业的图片:造纸厂、纺织厂、机械铸造厂、电动车厂……他完全忘了普通话,用地道的家乡话抑扬顿挫地演讲着,一连介绍了二十多家企业。塞外贾几乎一句都没听懂,只听出一大堆拖着长音、充满自豪的“啦”字,而每一个“啦”字都令他脸红心跳、气短心虚……最后,东南贾意识到什么,又接上普通话的茬,字斟句酌地说,一个镇,没有工业企业就没有税收,就不能搞好公共服务,我们这个贾镇长就是名副其实的假镇长啦,“唉,愧对父老乡亲啦——”

塞外贾的心被刺得隐隐作痛。是东南贾故意让自己出丑吗?人家说的有半句错话吗?他找不到责怪东南贾的理由,只恨动车地板太光滑,找不到一条缝可以钻进去。这一刻,他的自尊心彻底匍匐在这个小男人脚下,唉,不服不行呀!

然而,塞外贾很快想到自己的使命,重新打起精神。自己不正是出来招商的吗?东南贾所在的地方有这么多企业,说不定个别企业受土地、劳动力等因素制约,有外迁的意向,能合作一下也是互惠互利嘛;再说,招商靠运气,管他有鱼没鱼,先抡两网再说!于是,塞外贾向东南贾说出自己招商的想法。

让我介绍企业去你们那里发展?你们优势在哪里?东南贾嘴角挂着轻蔑的笑,乜斜着眼问塞外贾。塞外贾说,我们土地便宜呀,劳动力便宜呀;对了,我们镇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的牧场,有优质奶牛十万头,可以考虑搞现代化的牛奶加工企业……说着,塞外贾在自己华为牌手机里找到一组奶牛照片递过去,“看,这是我们的新品种奶牛,多么壮实呀!”东南贾懒懒地接过了手机。

“呀——”东南贾只看了一眼便发出惊叫,“呀呀呀——”

“挺壮实吧?”塞外贾略有底气地往前凑了凑。

“森(什)么呀,我雪(说)的系(是)背景!呀,借(这)么蓝的天嗳!呀,借(这)么白的云嗳!呀,借(这)么美的蓝天白云嗳!都快爱(二)系(十)年没看到了……”东南贾一边翻看一边大发感慨,有些苍白的脸上布满了馋相。

塞外贾立刻想起东南贾“爱拍得”上雾蒙蒙灰沉沉的背景,像苦思冥想的诗人突然灵感大发,一下子亢奋起来。

“我们更大的优势是蓝天白云!有资料说,你们沿海地区要想达到我们天空的清晰度,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治理,每平方米的代价至少一个亿,也就是说,你们镇一年的税收还买不到我们十平方米的蓝天!而我们镇的面积是五百多平方公里……”

“夸江(张)啦——”东南贾苦笑着辩解。

“不是夸奖!”塞外贾调侃一句,然后字斟句酌地说:“一个镇,臭气熏天、污水横流,为一点税收牺牲宝贵的环境,百姓疾病丛生、怨声载道,我们这个贾镇长就是名副其实的假镇长啦!唉,愧对子孙后代啦——”塞外贾也学着东南贾“啦”了起来。

“借(这)个借(这)个借(这)个……”东南贾憋红了脸,彻底语塞了。

塞外贾的自尊终于又恢复到一米八三,只是一时也没有了什么话题。

一车厢乘客都昏昏欲睡了,世界很安静,列车快速而柔和的嗒嗒声变得异常清晰。塞外贾和东南贾尽管都眯上了眼睛,但丝毫没有睡意,思维高速运转着。塞外贾思考着如何招商办企业,东南贾思考着如何减排治污染;尽管嘴上都挺硬,心里却深深地羡慕着对方。

微语**绸缪**

要说告别太艰难

——马航MH370客机失联一周年祭

□ 白瑞雪

一年前的3月8日,马航MH370客机自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从此音讯全无。一年间,多国海空力量的水面搜索毫无线索,接力海底探寻的商业公司在恶劣天气与频发的装备故障中跌跌撞撞前行,也是无果。

根据计划,水下搜寻将于2015年5月前完成。未来一个多月不能获得突破性进展的话,不断积累的搜寻成本与愈发渺茫的希望之间,又该如何选择?

事件最悲怆之处在于深深的无力感。在一个科技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在我们这个遍布卫星雷达的地球上,一架飞机不可思议地、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马方今年1月份正式宣布飞机失事且无人生还,最新发布的事故中期调查报告则把“失事”改为“失踪”,这一报告包含一份长达584页的“事实性信息”文件。文件提到,MH370的黑匣子上的定位信标电池于2012年12月过期,却未有更换;MH370的机长在起飞前并没有任何个人或财务问题的迹象,生活没有发生重大转变或出现吸毒、酗酒、社交障碍等,其他机组人员行为也正常;在最终报告发布前,每年马航事件周年时都将发布一份中期报告,用于避免未来相似事故再次发生……

读来心痛,仿佛一切调查与寻找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不得不说,尽管亲属思维与公众话语中的他们状态仍为“失联”,时至今日,拯救生命的期望已然微若尘埃。如果是“人祸”,调查追踪的难度往往更甚于“天灾”。

事件的实质为技术与人性的博弈。多少年来,人类企图通过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减少自然与人为风险,比如911后加装部分客机的反劫机系统,比如飞机与卫星的信号“握手”服务。而问题在于,事件中的人性一旦隐身迷雾,再精密的应答系统或许也难以应对“主动失踪”。

当然,到目前为止,劫机的可能性也仅仅是猜测。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在高度复杂而非一目了然、系统而非孤立的现代社会安全环境中,“人”的因素已经上升为重中之重。直面于此,技术才能更清醒而有效地沿着扬善抑恶的轨道发展进步。

生命面前,所有的分析、猜测与感慨似乎都是徒劳。我们只关心真相,但真相的抵达极为崎岖。去年春夏整整70天,我曾随中国海军搜索力量的一部从泰国湾、安达曼海、苏门答腊岛辗转至各方最后锁定的南印度洋,所乘井冈山舰为中国除航母外最大的作战舰艇,而此行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根针在寻找另一根针。

无数次,我们和他国搜索力量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疑似漂浮物——油污带、渔船救生衣、集装箱、鲸鱼尸体以及稀奇古怪的垃圾,却无一与失联航班相关。更多的时候,当我们以最快速度赶赴目标点,海面惟余茫茫。

澳大利亚珀斯以西海域风大浪急,洋流紊乱,水深5000米以上。我个人认为,假如,假如终结地确为南印度洋,飞机可能是在油尽后整体入水,而后被巨大的海水压力无限压缩,最终落于一块较为平坦的海底。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或许都无法以释放局部残骸的方式向外发出信号。它只能沉默地等待,就像历史上那些沉没经年的飞机和船只。

3月8日晚上,我和共同见证马航客机搜寻的媒体朋友们小聚,于回忆里一时恍惚:在没有边际也没有痕迹的大海上,它身在更遥远的水天之间,或是曾与我们擦肩而过?

一年前,伴随中国全力参与搜寻工作的进程,对中国媒体无所作为的指责也盛。批评有理,但也未免偏颇了。相关数据源都不在中国,媒体在重大国际事件调查中的突破能力很难独立于一国的科技、经济实力而异军突起。

国家的成长与每一个生命血肉相联,这是家国情怀一个并不抽象的落脚点。而在悲剧渐淡出人们记忆的一年后,国家和亲属们仍未放弃坚守。无论对谁,真相归来之前,要说告别太艰难。